



散文苑

鸭跖兰

■ 吴婷

每过一个暑假,办公室存活的花草所剩无几,我常常需要重新添置。今年的9月份开学后,我忽然发现窗外空调管下长了很多的鸭跖兰草。看着它们碧绿的叶片,蓝色星星般的花瓣,我捋下几根拿到办公室,用玻璃瓶子装了水,把它扔在里面。隔天清晨上班,我惊喜地看到蓬蓬勃勃的花儿顽强地开着,丝毫不计较我给它的条件有多么简陋。

人与人或者人与植物的关系,也许有时候就是如此简单才能保持长久。虽然鸭跖兰的到来显得很随意,但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珍视和喜爱。这样真好,其实我要的只是一抹绿色,这恰是它能给我的,这就够了。至于它是不是名贵,没有卖相,真的没那么重要。

小时候,我每逢假期就住在乡下外婆家里。外婆家住在江边,家里养了猪。每天,她总是在清晨时分,太阳还没有完全冒出来之前去割猪草。湖边长了很多的鸭跖兰,那是外婆的后花园,也是她的天赐小菜地。小小的我总是跟在外婆旁边,欢快地蹦跳着,就好像是那一片鸭跖兰中的一朵花。每每那个时候,外婆总是对我慈祥地笑着,一边叫我不要走远踩到泥坑,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听外婆说,鸭跖兰草的生命周期和萤火虫有点相似。它开花的时节很长,夏至至秋季均可见。但每朵花的花期很短,清晨开花,午后便凋零。这便如同萤火虫一般,要近两个月才化蛹成虫,而成虫平均只有几天的生命。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萤草”。外婆说:“因因,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活着容易的。但是能开花的时候还是要开花哟。”她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清晨温和的阳光刚好透过她两颊的毛发,好像给她的脸庞镶上了一道金边。多年之后,我忘记了她说的很多话,但总记得那个清晨她说话的样子。

后来,我长大成人,知道“跖”字念zhí,表示脚掌。鸭跖草,即鸭的脚掌。鸭跖草别名碧竹子、翠蝴蝶、淡竹叶等,英文中叫“dayflowers”,颇有些朝生暮死的含义。鸭跖草开花的时节很长,夏至至秋都可见,但每朵花的花期很短。它还有个名字叫“widow's tears”——寡妇的眼泪。这真是一个带有悲伤的名字。日语中,称这种小花叫“露草”。鸭跖草的花在清晨带着露珠开放,至中午凋谢。就像露水一般,见晨光就要消失不见。在日本文化中鸭跖草颇

受人喜爱,常和秋天联系在一起出现于诗人的俳句之中,有“露草”“萤草”“月草”等文学化的名字。日本散文家德富芦花笔下描绘露草的形象很精确,形容其为露之精魂:“那质脆、命短、色美的面影,正是人世间所能见到的一刹那上天的消息。”他赞美这花:“露草呀,你是蓝天滴沥的清露,你在地上使蓝天得到了复苏。你这开在地上的天之花啊!”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对它是满怀怜爱的。

然而它的受欢迎,绝不仅仅只是感观,还有它的实用性,在《花镜》中就记录了它用作染料。“土人用绵,收其青汁,作作画,夜色更青。画家用于破绿等用。”“花盖片之青色液汁,可供绘画的颜色。”中国古代民间工匠往往趁天光初亮、露水未退时,将那些鲜嫩的花瓣采下,捣烂为汁液,当作蓝色颜料用于绘画或染制手工艺品。明朝时,鸭跖草染色的彩羊皮灯风靡一时。如今江南还有艺人用鸭跖草花的汁液制作淡蓝色亚麻布。

在日本传统的友禅染中,鸭跖草也被当作染料使用。把露草的花瓣轻轻一捻,会有一点点黏稠的汁液。这一抹粘汁就是极好的染料。日本人用友禅染的技法做和服,常用露草青花纸泡出来的颜色画图样。

鸭跖草太不起眼了,如果你不曾蹲下身子来细细地观赏,难以看到花中黄色鲜亮的花蕊。它的白色花丝长长地舒卷着,如蝴蝶的触须,两片碧蓝的花瓣像小兔子的耳朵一样温柔地竖起。鸭跖草每朵花都有三片花瓣,只不过第三瓣是白色的,很不起眼,整朵花如一只美丽的小昆虫,仿佛它只是栖息在草丛中,不过是作片刻的逗留,也许下一刻便要扑扇着翅膀飞走了。

鸭跖草还有让人意料不到的药用价值。它味甘,微苦,性寒,能清热,解毒,利尿。好像它知道自己不起眼,便踮起脚来,努力地为这世界做点事,让自己的存在,也能不虚此生。

“那些花儿,深深的蓝色/每天清晨,飞来一些翠蝴蝶/路旁、溪畔、林子的低处,穿过迷宫/露水,藤藤蔓蔓,夏日的湿热时光。”再渺小的事物,都会有静待开花的时候。鸭跖草小小的如米粒般的朝颜,欢悦地藏在自己的茎叶里,不追逐什么,只是随着节令,不缓不急,不抢不争,一节一节地生长,好像一个人在岁月的高地,踏着台阶一级一级走下来。

斫八月茅

■ 汪吉萍

以前,老家的主要燃料就是茅、柴和稻草等,逮啥烧啥。在这些燃料当中,以茅为主。“茅”,在老家也叫“路鸡茅”,学名叫“芒萁”,遍布大小山头。它易燃、易熄灭,一年只在春天长一茬。如果当年没被割掉,秋后,它会慢慢枯萎。到了第二年春天,嫩茅又会从枯萎的茅底下长出来。

家里煮饭,炒菜,煮猪食和牛食,一天一捆茅还不够。平时,小孩放学或大人空闲,都会拿把镰刀,肩扛一根系了两根绳的禾枪上山去斫茅。这些东西是斫茅的标配,绳子一般是稻草拧成的,比较粗,比较长。不枪是木质的,像扁担,但比扁担要长,两头尖尖的,还包了铁。用禾枪挑茅时,先要用绳子捆好茅。捆茅讲究技巧,不管茅草长或短,都得叠得一米多长,然后拦腰放在绳子上捆紧。茅若没叠好和捆紧,挑起来走着走着就会散掉。叠好了又捆紧了茅,不但看上去四平八稳,挑着走时还会在不枪的两端上下跳动,能省不少力。小孩子斫茅,不会捆的就挑担箕,这样方便省事。所以,那时的人斫茅,都得从挑担箕开始。

读小学的时候,我还要“耙木叶”。每天下午放学后,我用一把竹做的耙子挑着箩筐,去村后小山上的茶树底下,从树上掉下来的枯叶子耙回来烧。树叶不像茅一年只长一次,它经常掉,隔几天又有得耙。耙回来的枯叶比茅、稻草和油菜秆等都耐烧。煮饭时,丢一把围在锅底下,能烧好一会。烧后的灰烬也很保温,是煨番薯和辣椒的首选。有松树的地方,人们会去耙松毛。松毛是从松树上掉下来的干松针。松毛像茅一样,易燃,也易熄灭。

柴在老家的山上是有限的,所以人们主要还是斫茅。我们平时斫茅,是小打小闹,真正斫茅的时间,是在八月。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双抢”后,人还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又得紧锣密鼓地准备斫八月茅了。八月的茅,基本长成了,水分也没那么足。斫八月茅,也叫“放镰”。并不是放下镰刀休息的意思,而是拿起镰刀干活。这个风俗是从祖辈流传下来的,既辛苦,也有点热闹。每天傍晚,村里的池塘边上陆续地有人来磨镰刀。大家边磨着镰刀,边说着笑话,持续到天黑透了才散去。第二天,天还没亮,人们就起床吃饭。然后你叫我,我等他,一起浩浩荡荡地摸黑向山上出发了。

那时,奶奶每天都会早早地为我们准备好饭菜,让我们吃饱了

再出门。若没有大菜,她也会放几个辣椒在饭上煮熟后再捣碎。人是铁,饭是钢,要摸黑走十多公里路,再爬高高的山,斫一担茅挑回家,前前后后足足花四五个小时。不吃饱饭,任谁也不消。

八月的日头毒,得起早才能抢在太阳出来之前干活。好多时候,我们爬上山顶了,天都还没亮。这时候,大家就放倒不枪,枕着睡一会儿。等天蒙蒙亮后,再各自找到自己的地盘挥镰斫茅。据说,大家以前上山时,会找一块茅长势好的地圈起来,并在不远处斫一撮茅。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放镰”,意思就是告诉别人,这里的茅有主了。放了镰,就开始斫茅了。斫一把茅,放在脚背上,再斫一把放在脚背上。放在脚背上的茅随人一起移动,等听到一大撮了就放下。我斫八月茅,一般是四大撮放一排,两排捆一捆。我力气不大的时候,担两捆茅。慢慢长大了,一边担一捆半。再后来,就一次担四捆。

八点左右,日头慢慢上来了,前一天斫的茅上的露水也晒干了。此时,动作再慢的人,也应该斫了一担茅。有人吆喝一声“捆茅啰”,大伙就知道该回家了,就都放下镰刀去捆茅。

八月茅的最大特点,就是担回家的是晒干了的茅,这些茅都是前一天斫倒的。有的人动作快,茅听得多了,一次担不完,就会晒几天。茅晒得很干,担四捆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若是湿茅,力气再大,也难担四捆。

上山一张弓,下山一阵风。就算是担着茅,每个人下山的速度都很快。不一会,大家就齐聚在山脚下的泉眼喝水,歇肩,然后回家。一般的人斫茅回家后,吃了饭会去睡一会儿。山上存茅多的,吃过中饭还得顶着烈日,再去山上捆一担茅回来。大中午的,狗都躲在阴凉处吐着舌头喘粗气,我扛着禾枪,背着水壶、戴着草帽,毫不犹豫地上发了。只要不下雨,我一天最少捆一趟茅。一段时间下来,楼上已经塞满了茅。

在一年又一年的暑假中,我长大了,离开家了,斫八月茅早成了历史。如今,家家户户都不烧茅和柴了,山上的茅和柴长了衰、衰了长,它们知道人们的辛苦和贫穷,也见证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斫八月茅,如同生活长河里的一朵浪花,人生扉页中的一段文字,又或是历史滚滚车轮经过的一个驿站。它不能等于童年,但却那时暑假的主要含义。

W新诗眼

秋言志(组诗)

■ 刘正辉

故乡

静下来的时候
就不由自主想你。秋凉似水
圆月如玉
花朵拥着花朵散发幽幽清香
恰是你,一点一滴
挤进我的梦。一梦见你
我的身子就在颤抖
我的心儿就开始荡漾
窗外,秋风也激动地在树梢间
来回荡秋千。月亮
垂下温柔的目光
流泄人间大地
像老祖母,用粗糙的手
小心翼翼地抚摸孙辈的脸
一行泪珠,犹如一句凄美的宋词
从枯黄的叶片上缓缓滑落
千里之外,白露为霜
千年以后,相思依旧
今晚,谁是谁的异乡之客
今晚,幸福的人与不幸的人
醒来皆已泪湿枕巾

秋言志

暑热远去
虫鸣渐衰
秋风悲自抚琴浅吟
有点悲凉,更有些落寞
柳枝一劲儿垂首弯腰
像是为刚刚逝去的夏天默哀
世间万物,日久生情
连新旧时光也会惺惺相惜
它们在相互更替时
不由得热泪盈眶
青山湖边朴素的人们
都怀着一颗美好的愿望
“生如蝼蚁,当立鸿鹄之志
命薄如纸,应有不屈之心”
黄昏时分,日落湖中
我常常来到湖边打坐
吐故纳新,将心中的梦吃
和生活的虚无
逐一还给苍茫的湖水
我低头冥想
但时刻不忘挺直腰板

故乡的秋天

秋天是最具有幸福感的季节
一生辛苦劳作的人
此时再忙再累也不会喊腰酸背痛
一把镰刀攥在手中
能让田间地头变成金灿灿的粮仓
能让村里村外都喜上眉梢
这是我年少时常见的秋天景象
那时乡村鲜有农机作业
一年的好收成
全靠乡亲们用肩挑背扛运回家
那时耕牛养得浑身膘壮
农闲时在河岸边静静地晒太阳
那时老人老得很慢
孩子缓缓地成长
我会肩挎一只竹篮
跟在大人后面捡起他们遗漏的稻穗
我会手持一根竹竿
驱赶晒谷场上伺机偷食谷子的麻雀
我会很容易满足
一块香喷喷的烤红薯
便认为是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我是农民的后代
更是秋天的儿子
经年以后
我虽然长成四体不动的人
而且距离故乡越来越远
但我与故乡秋天的血缘关系
一点儿也没有改变
我依然会珍惜每一粒收获的农作物
十分敬重那些一直坚守故乡
在秋天忙得天昏地暗的父老乡亲

黄官品的诗

秋色

卸妆,素面朝天,露出真容
一穗穗一粒粒老旧的款式和颜色
一张瓜熟蒂落的脸

天空远远站着让出道来
遍野低头涌进心底的秋色
被一把磨光的镰刀,顺手别在腰杆上

金黄色的旨意,折叠出粮仓的轮廓
连接端头图解意意的舌尖
空袭了天下一大片稻浪翻滚的良田

秋雨

唐朝的河
宋时的船
来的去的长袖的踪影
水墨画的眼神,淋湿《清明上河图》
元明清的大殿菩萨,神仙
飞檐走壁的神剑,忠诚
桥下的船
凭秋雨,活到今晚

窗前,蚰蚰忽高忽低的叫声
过往的星月,复活的车马
夜的琴,刀枪的日子
喇喇地响,穿正堂
潮湿的砚台,狼尾巴的笔尖尖
舔光,江南塞外的美酒
山水,云雾

斜搁在长安城外,一尊沉重破旧的鼎
等一场淋湿在秋雨中的变故
改编春秋战国的月亮
柳头的面目
从天上,砸出一朵盛开在瓷器上
铁青色的花

秋天

屋檐安静下来
风雨雷电从村外走远了
渐渐呈现枯黄的味道
金色的枝枝叶叶
成熟的老辣的瓜瓜豆豆
藏匿谷物中的蓝天白云
甜蜜的清香的花朵和果实
从一片片沉甸甸的原野
从一棵棵树梢
不由分说地坠落下来
喜悦和幸福的根
以及枯萎的草
一声不响地聚合在秋天的面前
她们来了,又要起身走了
光秃秃的枝头,没遗憾的空白和叙述
白天,由蝉接管
夜晚,蚰蚰继续留守下来

回家的落叶

铺天盖地金黄色的
咣哩咣哪一张张铁皮的响声
从你身上掉落下来

一阵阵风梢斜插下来的秋风
拽住你的衣袖
起起落落,翻卷滚动着大地

曾经的绿树红花和甜瓜香果
清点在心底
急着回老家报喜的样子

枯萎的野草

在秋天渐渐枯黄的一片视线中
刮起一阵阵凉风
下起一场场冷雨
曾经的绿树红花站在逝去的时光中
挽着莫名惆怅的落叶,从枝头
稀里哗啦地发出铁皮的响声
天空坠落下来
落在不远处,隔着尘世中的你和我
在无边天际间
涂画一片弥漫着烟雾的空白和虚无
读着读着走远了
再也回不来的人
秋天埋在泥土中,把我留下来
看管剩下的人间和山水



W微小说

“老赖”黑佬

■ 查育知

“老婆,工厂你以后不用去了,赶紧去把孩子的户口和转学的事处理好,我们回家吧,这个城市我们不再回来了!”黑佬跟老婆交代了几句,转过身落下了泪。

2009年,23岁的黑佬带着新婚的妻子,怀揣着梦想来到东莞打工。他们进的是一家灯具厂。由于学得专业对口,黑佬在工厂里很快就受到了重用,被破格提拔为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妻子也在工厂的技术岗位稳定了下来。两个人努力工作,刻苦学习灯具制作工艺及流程。经过三年的实践和系统的学习,夫妻俩已经具备独立创业的能力和实力了。

2011年年底,他们用三年积攒到的第一桶金,在东莞注册了一家灯具厂。因过硬的技术,诚信的经营,黑佬夫妻很快在东莞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2012年到2013年,他们的灯具厂营收均达到了上千万元,利润也是相当

可观。2014年,黑佬在东莞买了第一套房,也迎来了第一个宝宝。双喜临门,生活一片欣欣向荣。

随着线上经济的发展,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以前客户进货,都是拿着钱到厂里抢货,供不应求经常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个新产品设计出来,不出几天便是满大街的同款,而且价格卷到最低。为抢占市场份额,同行开始拼价格、拼服务。客户的合作模式从先款后货,到货到付款,演变成货到付款还要压50%的质保押金。临近年关了,客户的要货量暴增,资金压力空前巨大。行业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阳历年的一月和二月,客户是不付款的。大家都要等春节后再支付货款。黑佬说,年底为了缓解压力,他只能向亲戚朋友借钱,刷银行的信用卡,向银行贷款。有时候,甚至需要借短期网贷才能熬过难关。待开年回款后,他们再一笔笔还。就这样,黑佬拆东

墙补西墙地过了两三年。回头一算账,挣的钱居然还不如利息钱,一年到头等于白干。

2019年年底,又面临一年里最难的关口。好不容易把原材料的款子凑齐,把客户的最后一车货发完,夫妻俩长舒一口气,这个年终于又挺过来了。虽然口袋里连回家过年的油钱都不够,起碼暂时没有急着要付出去的钱了。但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是无法预料的。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黑佬一家子关在了东莞,也把他们开年的希望关了起来。别人家喜气洋洋过新年,黑佬一家老小欲哭无泪地熬过了年。

过完年几个月了,疫情完全没有要走的意。亲戚朋友们的催债电话和信用卡的催款信息铺天盖地袭来。黑佬打电话向客户讨要货款,他们都说过一个年货都没销动,全积压在仓库里。客户跟黑佬说,若急着要钱,就把货拖回去吧。黑佬最大的一笔货款近两百万元。为躲避巨额的欠款,这个客户夫妻俩“战术性”地办了离婚手续。男方扛了所有的外债,直接进了“老赖”的行列。每次黑佬坐着绿皮火车去讨债,对方都两手一摊,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除了讨债时的几顿饭,黑佬只能讨回一肚子的委屈。

在生意顺风顺水的那些年里,黑佬身边的客人很多,朋友很多,亲戚也越来越多。但这几年,亲戚成了仇人,朋友成了路人,一辈子没有听过的难听话这几年都听到了,没有看过的脸色这几年都看过了。黑佬每次的解释

都是苍白无力的。他清楚,大家并没有错,他们只想要回自己的钱。

黑佬讲到这里,眼眶红了。他说,他现在已经上了银行黑名单,是榜上有名的“老赖”,出行坐不了高铁和飞机。所有的银行卡都被冻结,只有微信和支付宝还保留小额转账功能,可以用作平日的支。出。

刚回老家时,黑佬是迷茫的,痛苦的。他躲在家里三个月没有出门,觉得没脸出门。黑佬的父母焦急万分,既心疼儿子又担心家计。两个老人积郁成疾,双双住进了医院。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黑佬的父亲被诊断出胃癌。遇到一连串打击,黑佬一度想过自杀。可看着年迈病重的父母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他咬牙把在县城唯一的住房卖掉,支付高额的住院费用。他们一家老小则搬进了出租屋。

为了生计,黑佬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作。由于他是“老赖”,入职资料都只能用外甥的名字。黑佬刚开始送外卖时,羞于见人。每次送单都用口罩将脸遮得严严实实,生怕遇见熟人。工作了半年后,他的心态才慢慢调整过来。

向我讲自己的经历时,黑佬心里已经没有什么波澜了。他只想挣命挣钱,每个月多挣一些,妻儿老小的生活质量就能提高一些。他说,静待花开吧。

“老赖”曾经是无赖的代名词。不知从何时起,这些词却充满了无奈和辛酸,充满了无力的挣扎。